

德政碑里安庆人

章宪法

“德政碑”是旧时记录官员德政的勒石，形式繁多。安庆自古文风昌盛，官宦众多，安庆籍官员的德政碑几乎遍及全国各地，并且多以崇文重教而名垂后世。

河南邓州一中校园内有一块德政碑，文曰：“我邓试院，旧为风雨剥蚀，无复完善，旋又灾于兵燹，览故址者，几不免离黍之感。兹幸梓卿刘老父台，以名孝廉来守是邦，不忍久废，捐廉重修固之。四境慕义，莫不共襄盛举，而内八里诸工较各里尤巨。是虽内八里之善，要亦因刘父台之善以为善也。爰勒瑱珉，以是为甘棠之遗。”

这块碑刻于咸丰九年（1859），叙及春风书院东花厅创修原委。春风书院原名花洲书院，范仲淹知邓州时首创，并于此著就千古名篇《岳阳楼记》。邓州以春风书院为人文渊薮，诸多显赫四方的邓州氏族，都与这家书院有关，惜乎屡毁于战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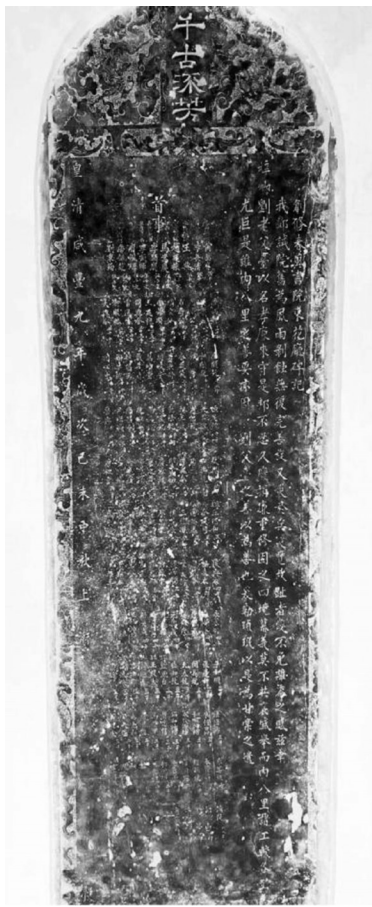
创修春风书院碑文中的“梓卿刘老父台”，即安庆籍邓州知州刘庆恩。刘庆恩（1810—1885），字梓卿，号拙庵，安庆府桐城人。道光十七年（1837），二十七岁的刘庆恩考中举人，其后数次会试皆落第而归。以举

人之功名并不能为官，但清廷有旧制：举人会试三科，准其挑选知县，就教职者则不拘年分，名曰“大挑”。刘庆恩在大挑中被定为一等，得以实授河南林县知县，又转舞阳县、密县知县。因政绩突出，咸丰九年（1859）十一月，刘庆恩晋为邓州知州。邓州为散州，知州品级略高于知县。

安庆籍官员多有文化情结，刘庆恩亦是如此。刘庆恩“移守斯州，时当兵燹之后，官廨即焚，民鲜安堵，下车以除寇安民为务，四境渐就肃清”，邓州百姓安居乐业，刘庆恩即召集地方官绅，倡议“当以文教是任”，重修春风书院。刘庆恩带头捐银三千两，邓州官绅亦纷纷解囊，未及一年，新的春风书院即告完工，邓州“弦歌之声闻于四境”。邓州官民感其功德，将其功绩刻石纪念。

同治年间，刘庆恩晋升为光州知州。光州为直隶州，领光山、固始、息县、商城四县，知州品级类于知府。正是在光州任上，刘庆恩遭遇了仕途挫折。

《同治朝实录》载：同治十一年（1873），“有人奏：河南署光州知州刘



邓州创修春风书院德政碑

庆恩，纵盗虐民，肥己罔上。本年光州兴隆集抢劫重案，该员悍于查拏，将事主掌责，勒令改盗为窃。城内凌三义等家被劫，至今案无弋获。冯姓争产一案，该员勒罚五百金入己。所收

镇潢桥房租数千金，尽饱私囊。城内大生钱店关闭，因受贿将该店主释放不完，反将铺邻拘责。砍伐该州试院树木，败坏文风”。

所谓的“有人奏”，是指刘庆恩被一位被匿去姓名的高官举报。否则，这种举报件也送不到同治皇帝的案前。同治帝谕示河南巡抚钱鼎铭：“按照所参各节，确切访查，据实参奏，毋得稍涉回护。”经钱鼎铭查核，“刘庆恩尚无贪污劣迹”。刘庆恩被举报的真实起因，是光州当地大户冯某与人争夺田地，向官衙出示的证据存在问题，受到知州的刘庆恩责罚。但是，刘庆恩“修理光州试院”时砍伐树木，钱鼎铭认为“办理均有不合，应请交部议处”。

刘庆恩被处分，说到底还是在文化情结上。刘庆恩在光州，仍期望对光州文教有所贡献，整修光州试院时，强行清理了大片树木，触犯了个别光州权贵的利益，竟被诬以“败坏文风”。事达天听，刘庆恩虽获处分，实属万幸。此时的刘庆恩已年过六旬，对仕途与官场均感失望，于是就就此辞官回归故里。

清代的安庆府，宰相、尚书等高官辈出，皆不及刘庆恩显赫一时。刘庆恩世称桐城“东乡首富”，且“福祿寿三全”：家财百万，冠带加身，寿逾古稀。刘庆恩乡里闲居十余年，不入城市，只与意趣相投的文友诗酒唱和，骨子里始终是文人气。

途中碎语

黄丹丹

1

当我在从合肥飞往哈尔滨的客机上读完一本书，在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循例写下类如读后感般的几行字后，孤独突袭而至。

在万米高空之上，这架挤满人的客机，如飞蚊般在浩渺的天际飞行。邻座的旅客鼾声方一静息，便又打开手机，发出更喧闹的噪声。我们坐得这么近，经历三个小时的旅程后，便不再遇见。世界上这么多人，偶尔经过、相遇、甚至囿于同一空间，毫无意义，不会相识，不被记忆。或许生命本身便是无意义的存在。想到这里，我愈感孤独。

此刻，飞机已在降落。四十分钟后，我将被这只“飞蚊”带降至哈尔滨太平机场。想起2018年4月第一次来到哈尔滨的情景。翻手机相册，找到在哈尔滨中央大街的照片，相册上标记，2018年4月14日，距今，已逾六年。六年光阴里铺满我多少行走的足迹与跌倒的痕迹？晃流于时光之水，弄旧了记忆的船帆，锈蚀了曾经的容颜。命运在怎样的方式回旋旋转，被绑缚其上的人永远无法掌控。在黑夜、在深海、在梦境，孤独总是无边无际地包绕在人的周遭，无法逾越，无法穿越，唯有沉溺其中。飞机即将停泊于停机坪的一隅，正在滑行，在做结束前的一番挣扎。万事万物，

终有一结。想到此，心钝地一痛。落地了，一个旅程的结束，意味着另一段旅程的开启。周而复始地行走，所踏之路却不会雷同。每一刻，都在告别。无有归途。

2

抵达哈尔滨后，入住太平机场附近的酒店，等待今天飞往建三江的航班。飞机轰隆起飞与落降的噪声渐渐融入朦胧的睡意，直至植入梦境。在梦里，繁冗的现实又在上演，仿佛时间还是那三年，仿佛我还在卫健委工作，大家还在不分昼夜地开会、值班，所有的人的颜面都被口罩遮蔽了大半……

清晨醒来，同室的友人拉开窗帘，露出半窗繁花——窗台上一盆壮硕的仙人掌上嫁接的蟹爪兰花事正盛。昨日午间，影人老李还曾致电，说为我分植了她办公室的蟹爪兰。我忙拍了这花，发给她。可惜，我们没有时间养大一株仙人掌，年底，老李将离职。

到机场，等待飞往建三江。清晰记得六年前第一次到建三江机场的情景，那小小的机场，如私人停机坪般，只泊了两架小飞机。那天，我穿着红色的风衣，被风曳下舷，又被风兜进如小城候车室般的候机厅，出门时，映入眼帘的是满目苍荒，那天是2018年4月15日，处于江淮之间的家乡小城早已春花烂漫，而那里却还被冰冻在寒

冬。今早从酒店到机场的途中，看见路边的柳枝才舒展，红梅花初绽，而白杨的枝干还光秃秃的，尚未萌发新芽。我再一次有幸地返回到早春，车转入机场时，又一树李花拂窗而过。

此刻，又经历一个半小时的飞行，抵达建三江机场，又重复六年前被风兜裹的经历，坐上了由机场至农场的路途。窗外，草刚泛青，稻田被水养着，等待育苗。土地自由地铺展，没有村庄、河道、山峰，只有一条寂寞的公路蜿蜒着，探向未知。所有的树都以缄默的姿态耸立着，绿色还在孕育中，偶有一抹鹅黄立在柳枝，一晃而过，尚不真切。相较哈尔滨，建三江的春天退得更后。如果视野足够广，人便会发现，时间绝不是线性的，它折叠、回旋，甚至神秘地隐形……

3

在建三江的黑土地上徜徉了三天，即将踏上归途的那夜，我被某种情绪掳去了睡眠，直至白昼之光染亮窗棂。掀开窗帘的一角，那株匍匐在我窗外的毛樱桃树，喷薄出缀弯枝条的繁花，于曦光中如白雪般耀眼。那一刻，是凌晨三点钟，我在中国最早沐浴阳光的地方，等待日出，见证花开——三天前，那株毛樱桃上的花苞还像一个个被裹紧的包袱，而今，每一朵花都充分绽开了，就像人笑得露出八颗牙齿那般展出了花蕊，这株小小的毛樱桃与好客的建三江人一样热情，张罗出最盛大的花事献给我们这些即将离别的客人。

午餐后，建三江作协的李一泰主席护送我们到机场，与他同行的，是他快十岁的孙儿。我惊异地

发现六年前那个依偎在奶奶怀中的懵懂小儿，已成为诗歌朗诵会上大方朗诵爷爷诗歌的文艺少年啦。在成人身上缓缓游移的时光，会在孩子身上大力地扩展，让人被它改变事物的力量所威慑。

从候机厅走向如旷野般的停机坪，浩风猎猎，推攘、拉扯着走向客机的我，这样野性的风令我感到亲切，我想到许多年前去农村走亲戚，离别时被挽留的情景，在建三江，风都是懂人情的。

历经一个多小时的飞行，抵达哈尔滨，在哈尔滨机场等待七个小时后飞往合肥的航班，再经历三个小时的飞行，这一场旅行将在次日的凌晨告一段落。

我坐在哈尔滨太平机场的候机厅，捧着一本书，周遭的嘈杂纷纷隐遁。在不产生关联的陌生人群中，无论环境多喧闹，都不会对我构成干扰。在我读完一本书，写完一篇受访稿件后，归途的时间还略有盈足，我把它赠予睡眠。在午夜的客机上，我陷入比海还深的睡眠。飞机降落时，我从梦境里走出。张开眼，看见自己正被紧紧地捆绑在座椅上，舷窗外是茫茫天际。许多年来，我以这种被捆绑的姿态飞过了万水千山，时间与距离迢迢，往事与故人如坠梦渊。

